



節義類

吳季子

吳延陵季札泰伯之後裔也初出使北過徐君徐君好慕札劔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及其還復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劔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彼死而倍吾心哉

鉏彌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

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

嬰杵

晉公孫杵曰太原人與程嬰爲趙朔客屠賈誅朔朔婦生遺腹子賈聞而索之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爾杵曰曰我爲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嬰謬呼趙氏孤在賈及諸將隨嬰攻杵曰曰謬曰小人哉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孤乎遂殺杵曰及孤兒嬰藏趙氏孤以免後卒奉趙氏

卻缺

晉卻缺冀州人舅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恭敬相待如賓使歸言于文公曰敬者德之聚也卻缺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孰能禦之子曰出門如見賓承事如臨祭仁之則也君請用之文公召爲下軍大夫後謚之曰成故曰卻成子

閻敞

漢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下後嘗舉家病故時惟孤孫九歲嘗語曰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旣悲且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

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而持歸

羊續

漢羊續字興祖爲廬江太守臥一幅布絢年久盡壞以敗紙糊之復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孟嘗

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出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張綱

漢張綱爲御史時安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仕惟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狀十五事京師震悚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永平中爲中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徵還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

臣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也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胡威

晉胡威字伯虎少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宴見嘗歎其父清節因謂威曰卿清白孰與卿父威對曰臣不如臣父也帝曰何謂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遠矣

蘇瓊

蘇瓊字珍之仕東魏孝靜帝爲南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于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梁上郡人相顧而去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太武時爲太子傅嘗與崔浩同修國史浩以不諱國惡被收當死太子詔允曰至尊脫有問當言浩獨爲之帝詔問曰國史皆浩所爲乎允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惟總裁耳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殿下以

臣侍講日久欲乞其生耳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特赦之

竇參

唐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于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楊瑄

唐楊瑄性儉素始輔政時御史中丞崔寬雅尚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聞綰相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以百數卽損去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減坐中音樂五之四其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李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爲相自奉甚薄所居隘陋家無重門家人勸治居第沆曰身居厚祿且人生朝不可保暮又豈能久居華屋之下哉巢林一枝卽自足耳復何爲有土木侈心耶旣而治第于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寇準

宋寇萊公準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與宗族故舊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絕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譏之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棄之也其人大愧

廷式

宋劉廷式初議姻入太學越五年登第歸則定婚女已雙瞽矣廷式洎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旣爲廢人不能奉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雖瞽豈負吾初心哉竟娶之與偕老生二子皆相繼及第

崔玄暉

唐崔玄暉名暉博陵人母盧氏常戒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

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玄
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趙軌

宋趙軌洛陽人爲齊州別駕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
拾還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但此野物不願侵之隋
文帝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在別駕時水火不與百姓交
故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奉餞軌受飲
之

王公

國朝三原王公恕爲吏部尚書揭于門曰宋人有言受
任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
爲恥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餽
者絕然

楊繼宗

都御史楊公諱繼宗號承芳天性鯁直言動磊落王忠
肅公薦以進士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
然如旅舍勵精政事救弊補偏夙夜不懈府當江南孔
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却之不容已公乃出牒取庫金
云與太監買布絹諸物件幸與印券附案內臣咋舌不
敢受自是廉聲正氣滿天下後陞浙江按察使盡革諸

司和買鎮守內臣橫索衆皆敬憚無辭又陞都御史惟
敝衣數襲大明律數冊隨行而已

許熙載

國朝許熙載爲貧謀養不擇祿仕齋屋以居糴市以食
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爲狷介至是
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記獨不云小臣廉乎

章恭毅

章恭毅名綸景泰間爲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下獄公久
被幽囚虱生于首苛養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
無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在天牕中共銜一物墜下正當
公前取視之乃新製牙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得濟所
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漏牀哀呼獄
卒移就乾處剛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不然幾被
于壓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在而冥冥之
中默爲保護亦神矣哉

李文達

李文達入仕初李賢執政以不識爲歎南陽守公友也
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
兩賢之

楊文敏公

名曰文敏
楊文敏公榮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
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腴贖贈之固辭弗受或
曰行以贖禮也柰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
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
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
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
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
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始終若此于文敏之知可
謂亡負矣

耿先生

耿先生御史差出便圖覲省取道羅山夫羅山雖與安
接壤黃汝隔省矣不得已用夫數名先生猶感然不安
抵家坐與之飯飯畢仍使裹糧去邑有司以使禮遇先
生豐程餉給輿役先生改容以謝出入鄉城近止徒行
遠乘款段一馬馬上兼載餽糧手執笠大一雨傘耳起
福建巡撫裝具亦如是經隣邑惟恐有所勞費致厲梓
里僅偕同志門人投荒寺野祠隨宿而炊全無貴人氣
味先生楊文敏孰伯仲哉

楊文定公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

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見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云

劉仁宅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贖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藁蓆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媿嚴賣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

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
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于所忽若此

劉天和

莊襄劉公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
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篋門役門役膚懇于
州守州守怒弗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飢
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于素所知交家徵
行去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旣抵
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
甚嗣州守以事謁製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守
已乃公故禮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劉采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尚德恒氏爲麻邑令
故庶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于公所余
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同年故嫌于比口悛悛不能盡
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潔庶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
其然凡人有愆則不剛卽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
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歎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
時述爲諸公卿道之意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
民者得展布云

李東陽

李文正公幼負雋才藉有清譽魏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悚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觸云

趙司成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一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

度家無它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楊一清

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

于謙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盃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懸汝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陳敬宗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

其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
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
矣振然之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
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
遷

呂柟

呂涇野先生柟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生
以鄉人欲引先生爲重陷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
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
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恬寵負林傲睨一世顧獨欽

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
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
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
生常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
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
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
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
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歛才卽當
推轂霍君柰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
文貴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

策免去嗟夫卽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畱怨不隱賢
惟古休休大臣如此哉

王翱

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
廢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倘可登第
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烈卷火
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婿
固不遣志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
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悵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

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
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太監
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
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
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
以半別公公固知其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披襖中紉
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
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
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
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折襖

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鄭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析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楊孟山

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于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卽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叅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秦紘

少保秦襄毅公紘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以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嗣因薦陞知雄縣又以禁中官捕獵被誣搆

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成化初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叅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尋巡撫陝西時以約戢秦府旗校肆橫爲秦王訐奏被逮下詔獄上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曲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多平賊功効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詔逮下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干內撫他事誣訐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部尚書十四年虜報急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隨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尋召還部辭得致仕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避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誣構公籍其家竟無所得

許進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以起復上京
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
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娠在腹
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
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儷云

許讚

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爲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
飭厨傳華供帳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余里陳公文者
時爲令初尠治聲顧獨泛常視之諸草草不爲加意公
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蒞任亟陞爲戶主政

方鈍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士宦靡然
顧化卽下之簿卒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
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
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
俸非取諸民也公則感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柰何
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
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
余一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
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

受有郎差臨清者謁公諄諄誨之嘗翼感曰往聞薦紳
過此者必具豐餼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
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
論心自是欵洽柰何如此有魁南宮者謁而請曰小子
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
成進士耶乃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
謂曰余卽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
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洩乃揖謝教
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
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
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
固欵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
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吳嶽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
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東徵王公
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于舟中
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
簡相徵招將爲主延欵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
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

疏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
歡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嘗模
之以待同志云惟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尚
哉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
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于廬廬人士至今口
其事云

傅希摯

傅司馬公希摯亦余同門同年也公歷官素厲冰蘖囊
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廩粟頗有餘饒值
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之計所糶
粟得若干金止畱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賑里人焉惟
公故與馮璫保者同里閉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
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可得因銜之撫它
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云惟公不屑
意與里中之權璫交而顧篤意于里中之餓殍念是可
以觀公矣

耿定向先生

耿先生督學南畿報陞寺卿諸貴人造謁而先生澹如
也坐久出蔬粥爲欸其譚多規誨語別後爲書相勗有
云吾聞官以人顯未聞人以官顯拳拳乎所重在人焉

又聞先生爲都御史居艱時有朱典史者潔已執法專
鋤豪右被創者易其官怪其事中以飛語亦不少變第
自稱曰我要錢便是典史不要錢便可比御史何畏哉
言出僉異而竊笑之先生獨加敬重且褒以文大略云
賢嘗有言人而有慾直典史耳人而無慾卽謂之御史
可也

丁維誠

丁主政維誠中試歸里賀客至惡衣敝履迎之間亦援
客進蔬食客別卽出所饋賀儀彊請納還其家去城止
五里許三年不一足入今天司徒耿先生曩以同年過
訪目所爲甘苦狀心重之及差蕪湖人以爲脂膏地而
公又垂老意其在得矣公秋毫無染比掛冠歸家無石
儲菟垂橐僅得銀五兩以易粟尋且躬爲圃以辦蔬食
饑鬻袍帶佐之盤中卽水晶鹽亦每乏猶訢然樂而忘
窘焉夫公歷官幾二十年乃蕭條景象一無改于初中
時而歿之日幾無以爲殮所以人皆涕泣感慕追誦不
置

蔡御史

耿先生嘗言蔡御史公完和厚謹孫清節凜如病卒于
京止二僕在侍郎中惟一竹廂而又敞發視之禮段粗

葛各一端耳無以殮同年賻之旅襯乃得歸且公艱苦
明志厥惟蚤矣當其爲舉人時避囂鄂渚鄉同年某以
年饑過公之家邀請粟于有司公辦粥一餐鹽一豆相
款畱徐徐辭曰吾不欲以飢舉人自處惟諸君財之于
是同年皆赧然附耳遷延而退

金汝礪

郡守金公汝礪字頤德篤學篤行于世味泊如也初爲
福安令飲冰茹蘗不愧四知且多惠政長溪迄今尸祝
之及任南水部提督錢厰廉明綜核積餘錢以千萬計
權龍關稅自正課外竒羨約數千金胥吏從吏取用公
毅然曰吾豈以一介易生平哉若獻之于朝恐開額外
之浮課遂白司空貯之帑藏以佐緩急復裁省板枋脚
價數千金中貴人齟齬之弗爲動後爲郡守抱疾于途
僚幕遣吏逆之貽白金爲夫價却弗受何異易簣今家
徒四壁真無愧古人矣

良吏類

邵伯

周召公奭爲太保巡行鄉邑聽斷于隴畝阡陌之間廬於棠樹之下勸民力田植桑以開衣食之源由是黎民殷富公薨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歌詠之

子賤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甫衆悅信如何得之對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

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子羔

高柴字子羔衛靈公時爲政刑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則法命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龔遂

漢龔遂宣帝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陬遐遠不沾聖化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于潢池中耳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姑緩之然後可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至渤海界盜賊悉平見齊俗逐末技不由作躬率儉約勸務農桑民有

帶刀劔者使賣刀買牛賣劔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

黃霸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增減治平爲天下第一

于公

于公宣帝時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乃

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楊震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郡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欲令爲開產業以遺後人公不從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先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荊州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慚而去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峭崿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劉寬

漢劉寬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行縣見父老慰以衣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民皆感德興行日臻化理

魯恭

魯恭字仲康章帝建初元年拜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
刑罰郡國螟傷稼犬牙緣介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
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有童見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
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
異也還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後位至
司徒

劉寵

後漢劉寵字祖榮山陰人拜會稽太守簡易廉平郡中
大化朝廷聞其賢召入內臺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齋
千百錢以送寵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值明聖今聞棄去故來奉送寵爲之選一大錢

吳祐

吳祐字季英順帝漢安元年爲膠東侯相政惟仁簡嗇
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
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陶侃

晉陶侃字仕行鄱陽人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王承

王承字安期晉惠帝時累遷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王志

王志字次道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侃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侃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事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彦光

梁彥光字修芝隋文帝時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

玄素

張玄素仕隋煬帝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

史

張延賞

張延賞代宗時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初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

出已錢助贖

崔郾

唐崔郾字廣路鄂州觀察使嘗治陝以寬而涖鄂則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民貧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用威莫可治政貴知變也聞者歎服

趙清獻

宋趙清獻公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闕道獨榜衢路令其米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闕道治民所在有聲成都杭越尤著

范純仁

范純仁宋仁宗時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索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卽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太平

錢若水

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其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于富民不獲有隙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屍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捶楚自誣服州官覆審皆以爲實若水獨疑之密使人訪求得女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可認否對曰焉有不識因從簾推出示之父母抱泣曰是也乃送州官悉解縱放富民

濂溪

宋周濂溪先生慶歷中以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叅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富弼

宋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爲擇地塋之謂之義塚自作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弼所全

活有五十萬餘人仁宗聞之遣使召弼卽拜禮部侍郎
年八十終謚文忠公

韓億

宋韓忠憲億知亳州時次子綜自西京倅歸省公置酒
召僚佐坐間忽問綜曰聞西京有疑獄奏鞠者其詳云
何綜未能對公遂索杖大詬曰汝食祿于朝爲一郡倅
大辟尚爾含糊細務不舉可知矣何以報國必欲撻之
衆賓力解方已

張寬

張寬順帝時爲河南武陟縣尹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

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陳天祥

陳天祥成宗元貞元年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
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
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
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
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

羅歡

博羅歡年十六爲本部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歌數
有功皇子雲南王愛歌赤爲其省臣寶合丁毒死事覺

名目考
卷之
五
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博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悞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六籠迎餽祈勿究其事博羅歡慮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可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卿舉得其人賜黃金五十兩

張思明

張思明爲湖廣行都事仁宗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羨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白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已之

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爲魯山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林俊

林司寇公俊公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

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蒙殊眷公上
疏請斬繼曉而黜梁方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
謫姚州判王端毅在畱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
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坐雲南憲
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
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已而無驗遂
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
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欲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
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尚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愫以報知
遇後以倖瑞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
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全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
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旣
邁疾且疏豫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
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云嘗過吳門
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
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
此故可省其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

梁材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

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
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
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
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
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
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卽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
矣縮藩篆時凡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稱而親爲監督
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
弗受也旣爲戶部尚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
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時相

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
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粮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
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黷黷弗了也
卽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
終日約勵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卽郊廟大祀
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
間卽諷誦之以爲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
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爲國薦賢
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
某敢當之云卽遇同里何御史事公言不虛也可以爲

難矣

蔣瑤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
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
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
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
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
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
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
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
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
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事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
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徐九思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
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
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
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簿自
取公聞逐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
馬九百餘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

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一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公令官廩養鷺雞官池魚閑地圃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

胡壽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不日之距

卷之上

六

卷之六

國

